

[在人间]

会『讲故事』的地图



□李晓

一张地图，从乡下老屋，到城里新房，幺叔一直将它张贴在正屋的墙壁上。幺叔每天起床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来到地图前看看。那上面的河流、海洋、山峦、湖泊、铁路、森林，他都能够一一指认。

乡下老屋的老墙上，岁月在上面留下了深浅不一的沟壑，像极了幺叔额上的皱纹。那张中国地图，端端正正贴在墙的正中央，成了老屋里最鲜亮而辽阔的风景。地图有点旧了，已卷边泛黄，像一片被岁月风干的叶子，唯有那些被幺叔的手指反复摩挲过的地方——山西、内蒙古、青海、浙江、广东……油光锃亮，形成了一层独属于他的沉甸甸的包浆。

幺叔站在地图前，伸出那生着厚茧的食指，指尖在空中微微停顿，然后，稳稳地落在一个叫做“河曲”的小圆点上。那根手指，挖过故乡水田里肥沃的泥，握过煤矿下坚硬的镐，也砌过城市高楼外墙的砖。此刻，它轻柔地划过地图上那道象征黄河的蓝色曲线，仿佛能听见壶口瀑布那打雷般的轰鸣，正顺着他的指纹，隐隐传来。

“我就喜欢看地图，我这一辈子，就是这地图上的一个人啊！”幺叔的话语平实，却让我的心里漾起丝丝暖意。

幺叔外出的行囊中，除了几件换洗衣物、一把老虎钳、几包常用药之外，还有一张小心折叠起来的中国地图复印件。他的足迹，就像一枚不甘沉寂的印章，带着泥土的气息，重重地盖在这片辽阔版图的许多角落。

在呼伦贝尔的草原上，幺叔曾帮人搭建过冬的羊圈。他说，那里的天，蓝得像倒扣过来的湖水，云彩低得仿佛跳起来就能掰扯下一块。夜里冷得刺骨，他们几个工友挤在简易的帐篷里，喝着老白干，身子暖了，心里想着老家屋里熊熊燃烧的炭火。

有一年中秋的月亮又大又圆，幺叔和同乡的几个乡人坐在戈壁滩上，分食着家人寄来的月饼，没人舍得大口吃，只是用小刀小心翼翼地切成薄片。大家就那么仰着头，望着那轮异乡明月一言不发，直到露水打湿了衣

衫。“那月亮，真亮啊！”幺叔说，“亮得让人睡不着。”

幺叔56岁那年，当大多数同龄的乡人都在盘算着如何侍弄田地、含饴弄孙时，他却做出了一个让全村人瞠目的决定——他要学开吊车。工头看着他花白的头发，直摆手。幺叔不吭声，只是每天收工后蹲在巨大的吊车旁，看着年轻的司机如何操作，看他们手里比划的姿势。幺叔读过初中，买来图纸和工具书，就着工棚里昏暗的灯光，用那双认出了庄稼和砖瓦的眼睛，去辨认那些复杂的符号和线路。几个月后，幺叔经过培训，居然真的拿到了操作证。当幺叔第一次独自操纵着那钢铁巨臂，将一捆钢筋稳稳吊上几十米的高空时，他感觉自己也仿佛离开了地面，以一种从未有过的视角，俯瞰着脚下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城市。那一刻，幺叔或许觉得，自己终于不再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影子，他成了这座城市大地上的一个观察者。

幺叔的奔波辛劳，最终都化作那个沉甸甸的布口袋。当堂弟为城里新房的首付发愁时，有一天晚上，幺叔和幺婶突然出现在堂弟的出租屋里，布口袋往桌上一放，拉链拉开，里面是捆扎得整整齐齐的钞票，“拿去，就这些了。”幺叔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说一件寻常的事，那可是他20多年背井离乡，用汗水换来的。

后来，幺叔用剩下的积蓄，将乡下的青瓦老屋进行了修缮，他特意买来一张更大的中国地图，端端正正贴在堂屋那刷得耀眼的白墙上。院子里码着金黄的稻草垛，空气里弥漫着新稻和泥土被阳光晒透后暖洋洋的醇香，幺叔用柴火灶蒸了南瓜米饭，用屋檐下风干的萝卜条炖腊肉招待我。饭后，他拉着我，站在这张新地图前。

地图上，幺叔用不同颜色的铅笔，细细勾画出了他打工的路线。从老家那个小小村落出发，一条粗重的线，如大地的蓬勃藤蔓伸向北方，在山西逗留，然后向西，直入青海、新疆，又折向内蒙古，再蜿蜒向东、向南，触及浙江、广东的海岸线……他用工整的字，在一些地名旁做了小小的注记：“此处人善，水果多。”“此处活辛苦，工钱高。”

那晚月光如水，幺叔谈兴浓烈，向我打开他的大地地理志：“哎呀，你是没亲眼见过，壶口那黄河水，打雷一样的阵仗，那声音能把人的五脏六腑都震得挪位。”“在青岛海边，我和几个老乡，就那么傻傻地坐着。海水是咸的，风里也好像放了盐巴，我和赵老四他们从天黑坐到凌晨两点，谁也不说话，就听着海水发狂。”幺叔望向窗外夜色，他的思绪已经抵达了曾走过的万里河山。那一刻，他脸上绽放出自豪的光，有一种穿越千山万水后的满满自得。他感慨说：“我这一辈子值了，挣的钱不多，但走的地方多，我晓得这个国家真是大啊，确实美，比电视里看到的还要美。”

村子里的人渐渐都知道了幺叔家有一张会“讲故事”的地图。农闲时节，人们总爱聚到他的房子里，泡上粗茶，围站在地图前，听幺叔这位“乡村地理老师”讲故事。幺叔用带着浓重乡音的话，讲述着地图上那些地名背后的风物、人情和他的打工故事。他讲河南的烩面碗有多大，讲浙江老板的精明能干，讲遇到的一位甘肃司机古道热肠，把他和乡人带到家里吃饭，还招待他们住了两天……那些遥远而抽象的地方，通过幺叔的叙述，在村人们心里变得具体生动，故事仿佛就发生在老家的山山岭岭中。

幺叔75岁那年，堂弟几乎是用“绑架”的方式，把他和幺婶带到了城里居住。进城后的幺叔，就像一棵从乡土移栽到城里的老树，神情有些蔫蔫的。城里的生活，总让他觉得有些闷，从阳台望出去，还是阳台。幸好，还有地图，让他心里的世界变得辽阔而明亮。幺叔常常背着手，在那张地图前一站就是大半天。

几年前的一天晚上，银色月光洒满苍茫辽阔的大地，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返回舱从浩瀚苍穹着陆到内蒙古的草场上。正看电视直播的幺叔，给我打来电话，激动不已地说：“侄儿啊，那个牧场我去过，我去过呀！”那一刻，幺叔这个普通农民与一张地图，于日月星辰下，血脉相连。

(作者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，供职于重庆市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)

【有所思】

鹿鸣呦呦

□王力丽

知、相济，共创大业的象征。我正在游思梦想之际，一曲悠扬的古琴乐音似天籁之声响彻云间，乐工的轻挑漫剔，如行云流水婉转连绵。作为“八音之首”的古琴，是君子修身养性、治家理国的工具，“琴者，乐之统也。君子所常御，不离与身。”古代文人高士总喜欢抚琴，孔子向师襄子学琴，在陈蔡围困之际，还弦歌不辍，刘禹锡“调素琴，阅金经”，王维“弹琴复长啸”，陆游“林间独拥琴”，岳飞“欲将心事付瑶琴”，因为琴可以“通神明之德，合天地之和”。鼓琴奏乐，将宴会推向高潮。

据传说，伏羲作五弦琴，文王加一弦为六弦，武王再加一弦为七弦。古琴发出的声音“以其大小得中而声音和。大声不喧哗而流漫，小声不湮灭而不闻，适足以和人意气，感发善心也。”就是说，雅琴的声音大小适中，音调温和。大声不至于太喧哗而且流畅动听，小声不至于让人感觉听不到，正好调和人的意志心气，感发人的善心。琴所发之音为雅乐，琴声里有君王求贤若渴的高山流水，也有君王以诚相待、贤臣尽责的弦外之音，琴声中赋予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凡要义。悠悠琴韵，温和中有无限意境，平静中饱含力量。

亭外的小鹿朝亭内望着，或许被美妙的琴音诱惑，我也被琴声陶醉了。小鹿用呦呦的鸣叫来回应，烘托天地祥和的气氛，那欢快的鸣叫，清脆悦耳，悠闲安宁，“鼓瑟鼓琴，和乐且湛”，有着天人合一的曼妙奇景。

此后，有着美好象征的“鹿鸣宴”从国王宴流行到贵族宴，再流行到乡一级的宴会上。尤其自唐代起，鹿鸣宴是科举制度中规定的一种宴会，是“科举四宴”(鹿鸣宴、琼林宴、鹰扬宴、会武宴)的“文宴”之一，用来款待那些考中的士子们，表示对人才的器重，也有励志的积极意义，所以一直沿用至明清。北宋著名文学家苏东坡也写过一首《鹿鸣宴》，“连骑匆匆画鼓喧，喜君新夺锦标还”，表达了对举子们的祝贺，“何时共乐升平事，风月笙箫坐夜闲”，也寄托了对太平盛世的向往。

(作者为中国作协会员)